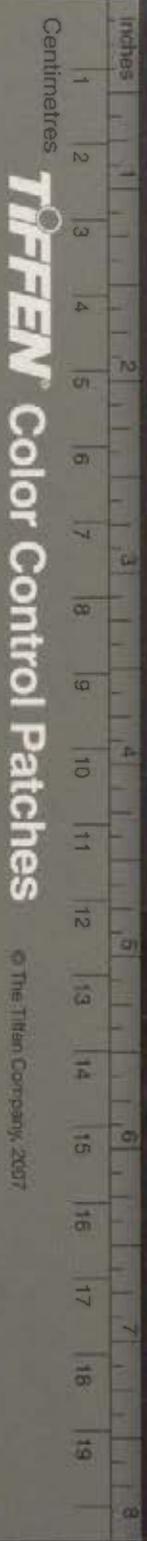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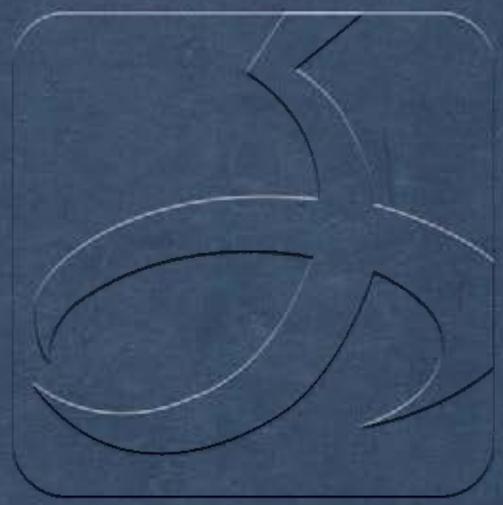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一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車軾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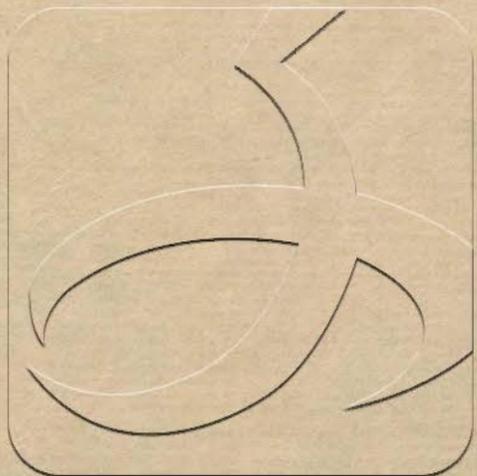
洪範第六 周書

孔氏傳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紂子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

父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鎬京箕疏正義曰武王伐

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  
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範此  
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  
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



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  
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  
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  
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  
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  
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  
耳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  
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  
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  
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  
鎬至作之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  
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  
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叙  
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  
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

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  
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  
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  
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  
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  
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  
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洪範**洪大範法也言**疏**洪範  
於朝鮮得其實也**洪範**天地之大法**疏**義曰  
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  
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  
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  
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威用六極言  
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  
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  
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惟十有三祀**  
大法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王

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隲定也天

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言我

天所以定民之常

**疏**

惟十至攸敘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

正義曰此箕

惟文王受命十有三

祀武王

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

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

傳商曰

至天道

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

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

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

武成也 傳隲定至之資 正義曰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為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

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

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

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

得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於

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以下為民

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

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  
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

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  
陞塞汨亂也治水  
帝乃

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界與斁敗也

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放鯀

不赦嗣繼也廢父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  
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

次疏  
箕子至攸敘 正義曰箕子乃言答王曰我

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

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  
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

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

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

類之由也 傳陞塞至五行 正義曰襄二十五

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陘木判謂塞其井斬其

木是陞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為亂也水是五行

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

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

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

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

治水土失道為亂五行也 傳界與至以敗 正義曰  
界與釋詁文斁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為  
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為類  
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  
謂之為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  
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  
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

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放鯀至之道正義曰傳嫌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敘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

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初一日五行九類類說常道攸敘攸數由洛書耳

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在身用次三曰農為始

用八政

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和也

使得正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

次

六曰又用三德

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

疑明用卜筮考疑之事

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

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

敘

**疏**初一至六極者初一日五材

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

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

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眾氣之應驗次九

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傳農厚至乃成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為醲則農是醲意故為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

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為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以政三德摠是治民但政

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為二疇也傳

協和至五紀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

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

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為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

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傳皇大至之道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

之為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

為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 傳言天  
至第敘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  
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  
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  
惡福極皆上天為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  
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日已下至此  
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  
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為此者  
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  
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  
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  
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  
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  
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矣  
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  
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

極居中者摠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  
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  
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  
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  
以一為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  
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  
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  
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  
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  
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  
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  
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  
也其勸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  
背先有摠三十八字小劉以為勸用等亦禹所第  
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  
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摠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

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上五筮二共成爲  
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  
不可以數摠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  
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  
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  
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  
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  
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  
非各分爲疇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  
一處故禹第之摠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  
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摠爲五福若  
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  
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  
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

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皆其生數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言其自然之常性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

土爰稼穡

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

潤下作鹹

水鹵所生炎

上作苦

焦氣之味

曲直作酸

木實之性

從革作辛

金之氣味

稼穡作甘

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

一五行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

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  
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  
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爲人之用  
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  
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  
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  
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正義曰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  
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  
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  
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  
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  
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  
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  
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  
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  
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

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  
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  
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  
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  
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  
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  
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  
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  
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  
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  
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  
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為  
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為器也木可  
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  
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

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  
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  
更也傳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  
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  
畜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  
上所為故為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  
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  
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  
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  
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正義曰水性本  
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  
鹹地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斤  
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  
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  
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微言曰  
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火性炎

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  
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嗅之曰氣在口曰味  
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  
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  
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正義曰  
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  
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  
味生於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  
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月令  
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曰言詞二曰視觀四曰聽察是五曰思心慮

貌曰恭儼言曰從是則視曰明必清聽曰

聰必微思曰睿必通恭作肅敬從作乂可以

治

明作哲

了照聰作謀

成當 睿作聖

於事無不通謂

之疏

二五事至作聖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為三

聖之疏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必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摠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

生之書也孔於太戊祭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唯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

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未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

易東方震為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

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察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

惡之稱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

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

有是非也所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  
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  
微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  
為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  
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  
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  
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  
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  
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  
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  
從亦我所為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為文皆是人主  
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  
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  
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  
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  
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

情故視明致照哲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  
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  
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  
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眾物  
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  
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  
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  
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  
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  
案庶徵之章休徵咎徵皆肅人所致若肅又明聰  
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  
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  
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  
皆云哲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為哲

食勤農二曰貨物寶用三曰祀敬鬼神四曰司

空主空土五曰司徒主徒衆教六曰司寇主姦盜使

無七曰賓禮賓客八曰師簡師所任必練

政至曰師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

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

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勤鬼神也四曰司空之

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

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

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

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

急故食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

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勤事鬼神

故祀為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

主居民故司空為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

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

無刑殺之法則疆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為

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

為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為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

盜使

疏

八

三

必

練

師

所

任

必

練

師

所

任

必

練

師

所

任

必

後也 傳寶用物 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物  
 名皆為人用故為用物 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  
 是也 食則勤農以求之 衣則蠶績以求之 但貨非  
 獨衣不可指言求處 故云得而寶愛之 孝經云謹  
 身節用 詩序云儉以足用 是寶物也 傳主空土  
 以居民 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時地利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寇掌邦禁  
 詰姦慝刑暴亂 周禮司徒教以禮義 司寇無縱罪  
 人其文具矣 傳簡師至必練 正義曰經言賓  
 師當有賓師之法 故傳以禮賓客無不勸教民待  
 賓客相往來也 師者眾之通名 必當選人為之 故  
 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 所任必良任良將也 士卒  
 必練 練謂教習使知義 若練金使精也 論語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

### 紀一曰歲

所以紀四時

### 二曰月

所以紀一月

### 三曰日

紀一日

### 四

### 曰星辰

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 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

### 五曰曆數

曆數節氣之度以 為曆勸授民時 疏 四五紀至曆數 正義曰五

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 所以紀四  
 時也 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

日 所以紀一月也 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  
 周十二辰為一日 所以紀一日也 四曰星辰星謂

二十八宿昏明迭見 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  
 子至於丑為十二辰 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

月所會處也 五曰曆數 筭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  
 早晚之數 所以為一歲之曆 凡此五者皆所以紀

天時 故謂之五紀也 五紀不言時者 以歲月氣節  
 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 非曆所推 故不言時

也 五紀為此次者 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  
 曰曆數 揔曆四者 故歲為始 曆為終也 傳二十

至所會 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  
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  
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  
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  
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  
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  
旦柳中孟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  
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  
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  
四氣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  
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  
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  
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  
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  
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  
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

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  
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  
會以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  
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  
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 傳曆  
數至民時 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  
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  
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  
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  
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  
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  
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  
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八月朔參差不及節  
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  
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  
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

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

**極** 大中謂行九疇之義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 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 **惟時厥庶民于汝**

**極錫汝保極** 君上有五福之教眾民於君取 **凡**

**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 **疏** 五皇極至

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為民之主當

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眾民皆效上所為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若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眾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眾民盡得中也傳大中至之義 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為德皆求大中是為善之摠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為一疇耳傳斂是至慕之 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

音 尚十一 十六 包經

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眾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正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

中正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民哉有道有所為有所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

下人人曰我所好者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

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無虐於眾而畏

高明榮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疏凡厥

明正義曰又說用人為官使之大中凡其眾民有道德有所為有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敘

之用之為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  
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  
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  
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  
祿隨其所能用之為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  
惟為大中之道又為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  
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為大中  
矣傳民戢至敘之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  
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  
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  
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為官也有所  
為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  
心正不逆邪也傳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合  
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為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  
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  
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之

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為大中此句又令不合  
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  
民之眾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  
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為不相妨  
害傳汝當至爵祿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  
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  
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  
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祿謂用為  
官也傳不合至勉進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  
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為善  
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為大中之人  
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  
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  
疑衍字也傳榮單至畏之正義曰詩云獨行  
煢煢是為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

與榮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  
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  
天子無陵虐榮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  
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為據人臣謬也人之

有能有為使著其行而邦其昌功能有為之士使進

其所行汝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

之又當以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

祿其為汝用惡疏人之至用咎正義曰此又言

道以敗汝善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

有所為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  
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  
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  
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  
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  
本性既惡必為惡行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  
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正義曰功  
能有為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為有成功此謂已  
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  
知其有能有為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  
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  
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傳凡  
其至接之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  
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  
授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  
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

臣六  
尚十一  
十九  
頌

傳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以以燕  
賜喜於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  
家若雖用為官心不委任禮意踈薄更無恩紀言  
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  
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  
去也 傳於其至汝善 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  
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  
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  
多矣傳以好德言之定本在無惡者疑誤耳不好  
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  
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無  
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為惡耳 無

偏無陂遵王之義 偏不平陂不正言當 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有亂

為私好惡動必 循先王之道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言開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治 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 言所行無反道不 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 疏 無偏至有極

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 正義曰更言大

正義無有亂為私好 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 正路無偏

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道 無阿黨

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 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 道無偏側王家之道

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 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

傳偏不至治民 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 傳言會至中之 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于帝其訓 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是常則人皆 凡厥庶民極之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凡其眾民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 天下王

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 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疏 曰皇

王 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為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為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貴凡其眾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大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 六三德一曰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 正直

能正人之曲直 二曰剛克 剛能立事 三曰柔克 和柔能治

三者皆德

### 平康正直

世平安用

### 彊弗友剛克

友順

也世彊禦不順

燮友柔克

燮和也世和順

沈

潛剛克

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

高明明柔克

謂天

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

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

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

臣

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

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

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疏

六三德至僭忒正

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彊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

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

治之彊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

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

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

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彊矣而有柔能順

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

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

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

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王食得備珍食也為

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王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

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

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

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

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和柔至皆德

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

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次者正直在剛柔

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  
孔同鄭立以為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傳  
友順至治之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  
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云變和也釋詁文此三德  
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  
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  
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彊  
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  
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立以為人臣各有一  
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  
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弟之行者則  
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  
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  
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  
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  
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

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  
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  
納臣也傳言惟至美食正義曰於三德之下  
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  
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  
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  
故舉言重也王肅去辟君也言王者關諸侯也  
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位至  
僭差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  
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  
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  
威福由已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  
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  
民皆不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  
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去大夫七稽疑  
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擇建立卜筮人

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

乃

命卜筮

建立其人

曰雨曰霽

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

曰蒙

蒙陰

曰驛

氣落驛

曰克

兆相交錯五者

曰貞曰悔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凡七

之數

卜五占用二衍

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立

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汝則

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

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

決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之謂大同

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

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

動不違衆故

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三從二逆中

卿士從

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君臣不同決之卜筮

亦中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

師征伐龜筮共違于人皆用靜吉用作凶

安以守常則疏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

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卜人筮人之官

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北有五曰雨

兆如雨下也白霽兆如雨止也曰霽兆氣蒙闇也

曰圍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

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

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

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

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

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

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龜

曰至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也考

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

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

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正義曰

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豐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

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

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

徐亮

正義曰稽疑者

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

而紐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  
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卦  
至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右傳云秦伯伐晉卜  
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  
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  
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  
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  
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  
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  
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  
互相明也傳立是至三人正義曰此經卜五  
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兩霽  
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  
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  
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  
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

宜揔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  
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  
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  
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  
兆二曰瓦兆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  
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三兆三  
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  
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  
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  
收殷啤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  
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  
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  
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  
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  
者二人為善既鈞故從眾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

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  
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  
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  
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  
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傳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  
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  
慮之次及卿士衆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  
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  
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  
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  
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  
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  
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是謀及  
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  
衆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

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  
中一曰評羣臣二曰評羣吏三曰評萬民彼羣臣  
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  
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  
此則人主自疑故以人主爲一又摠羣臣爲一也  
傳人心至於吉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  
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  
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  
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  
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  
則本是著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遇吉正義  
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  
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  
傳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  
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  
三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

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曰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若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臣等也 傳民與至決之 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為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眾以眾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

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 傳二從至征伐 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課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

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  
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  
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  
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  
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  
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卿士  
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從為三條若筮從龜逆  
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  
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  
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古  
之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  
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  
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  
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  
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  
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

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  
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  
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  
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  
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  
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  
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八庶徵**正義曰  
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庶**正義曰  
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行稽疑以上為善政  
則衆驗有美惡以為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摠  
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  
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  
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曰雨**  
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曰雨**  
**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雨以潤物暘以乾  
物燠以長物寒以

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庶草蕃廡** 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 **一極備凶**

**一極無凶** 一者備極過其則凶一者極 **疏** 曰雨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至無

凶 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

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

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

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

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 傳

雨以至衆驗 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

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

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

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

其時而至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

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

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為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為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

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

約上

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君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為咎也傳言五至庶豐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

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眾草百物蕃滋庶豐也釋詁文庶豐茂也草蕃庶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眾草蕃庶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曰

休徵叙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君行勸則曰乂時

暘若君行政治則曰哲時燠若君能照哲則

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

則時風曰咎徵敘惡行曰狂恒雨若君行狂

雨順之曰僭恒暘若君行僭差則曰豫恒燠

若君行逸豫則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曰

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疏曰休徵至風若

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

是也曰人君行苟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

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

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庶

也曰咎徵至風若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

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

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

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

凶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正義曰此休

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

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

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

於休者人君行不苟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

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

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

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立以狂為倨慢

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玉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

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

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已也鄭云蒙

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

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曰王省惟歲王所省

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摠羣吏如卿士各有所掌卿士惟月如月之有別師尹惟

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歲月日時無易各順

百穀用成又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

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日月歲時

既易是三者已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

國家曰王省至不寧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

亂王之省職兼摠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

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

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

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

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

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

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

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

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

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

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

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

小五卅

尚一

三十三

可皇

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是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大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庶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

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日月

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

**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

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疏**

庶民至風雨正義

日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 傳星民至所好 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南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 傳日月至常法 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

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傳月經至以亂正義曰詩云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九五福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 一曰壽百二十年
- 二曰富財豐
- 三曰康寧無疾
- 九九五福

四曰收好德

所好者德

五曰考終命

各成其

命以自終

六極一曰凶短折

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

二曰疾

常抱疾苦

三曰憂

多所憂

惡

醜陋

六曰弱

尪

疏

九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

正義曰

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收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愁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尪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

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

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百二十年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

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

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

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

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傳各成至橫

天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

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

傳動不至辛苦 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亂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傳厄劣 正義曰厄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收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

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放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 武王既勝般邦諸侯班宗彝 廟彝器酒 作分器 言諸侯尊卑 疏 武王至分 各有所分也 亡 正義

曰武王既已勝般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既封為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勅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 傳賦宗至諸侯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賚序去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

是

利

學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  
 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  
 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 傳言諸  
 至也亡 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  
 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  
 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  
 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  
 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

